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西廂記》的旨趣

《西廂記》有如奇葩異卉般，在元代的劇壇綻放它的芳華；令人稱羨、讚歎，爲之而傾倒不置。《西廂記》又像是一顆燦爛的巨星，照耀並溫煦著世世代代有情人的心靈。其規模的宏偉、結構的嚴整、情節的曲折、穿插的富有機趣、人物形象塑造的鮮活細膩等等，可謂前無古人，且也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劇作家。其主題思想與藝事成就，不僅同時代的作家在多方學習和規橅；甚至明、清以來愛情小說的架構或內涵，也都受到它的孕毓。我們就以有清一代—中國文學史上曠世巨構—《紅樓夢》爲例，在原書的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豔曲警芳心。」曹雪芹即通過賈寶玉、林黛玉之口，而對《西廂記》加以稱賞。寶玉說；「眞眞這是好書，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黛玉則「從頭看去，越看越愛看，……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書，卻只管出神，

心內還默默記誦，稱讚道：『果然有趣』。」這不也眞實地反映出舊社會裏《西廂記》在歷來青年男女之心靈深處所激起的感情波瀾嗎？

由於《西廂記》爲「情詞之宗」（註一），它謳歌人類的「眞情至性」（註二），它表現了蘊涵在人們心扉深處的詩意，揭示了劇中人物詩境一樣美好的心靈。所以連主張禁毀者，也不得不承認《西廂記》具有激盪人心之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因而諭示：「《西廂》等記，以極靈巧之文心，寫至微至渺之春思，只須淡淡寫來，曲曲引進，目數行下，便覺戀戀，游思相擾，情興頓濃，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心神動蕩。……」（註三）細微精緻地刻畫出人物的感情活動，本是《西廂記》的一大特色。對此，鄭振鐸氏有過非常精闢的引論：

中國的戲曲小說，寫到兩性的戀史，往往是二人一見便相愛，便誓訂終身，從不細寫他們的戀愛的經過與他們的在戀時的心理。《西廂》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細膩的在寫張生與鶯鶯的戀愛心境的。似這等曲折的戀愛故事，除《西廂》外，中國無第二部。

又說：

寫張生一個少年書生的狂戀，作者已是很用心用力的了。從初見到圖謀再見，從退賊到拒婚，從和詩到遞簡，從跳牆到被嗔責，從臥病到佳期，從別離到驚夢，從受書到受物，從鄭恆作梗到團圓，他差不多時時的都在戀愛的驚風駭浪的顚播之中。時喜時憂，時而失望，時而得意。那麼曲折細膩的戀愛描寫，在同時劇本中，固然沒有，即後來的傳奇中，也少有如此細波粼粼，綺麗而深入的描狀的。於少女鶯鶯的心理與態度，作者似乎寫得尤爲著力。……欲前故卻，欲卻又前，屢欲掩抑其已被喚起的情緒，卻終於不能掩飾得住。……久困於禮教之下的少女的整個形象，已完全爲實甫所寫出了。（註四）

案：《西廂記》劇本以及演出時之所以能深深地吸引讀者和觀眾，感動讀者和觀眾，完全是因爲王實甫不僅寫出青年男女與舊社會之間尖銳和激烈的矛盾衝突；且也更寫出了青年男女爭取愛情幸福的艱辛和曲折。郭沫若氏也曾說過：「元代文學，……要以《西廂記》爲最美，最絕世了。《西廂記》是超過時空的藝術品，有永恆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廂記》是有生命的人性戰勝了無生命的禮教的凱旋歌、紀念塔。」（註五）可見《西廂記》所歌頌的堅貞不渝的眞情至性之愛，是經得起考驗的。

筆者所以致力斯學的研究，其旨趣在爲我國思想傳統之外的《西廂記》作一現代的通詮。因爲《西廂》乃中國戲劇史上重要的愛情題材劇目之一，其對後此中國戲劇史，乃至中國文化史，影響的深遠，實在難以計量。前已言之，即如號稱曠世傑作的《紅樓夢》，不也將男女主角偷讀《西廂記》作爲其中某一樞紐性的情節嗎？更何況還有很多的理論家指出：能全面繼承並進而發展《西廂記》的整體精神的，正是《紅樓夢》。要之，《西廂記》比《紅樓夢》較爲簡易而更具世俗化、普遍化，因而對於文化藝術產生的實際影響也就更加的深遠。

《西廂記》此一「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偉大理想，深具廣泛而且深刻的歷史意義。由於《西廂記》的作者企圖囊括「天下有情人」，具有「都成了眷屬」、「

永老無別離，萬古常完聚」的全般包容氣魄；而且以「情」的皈依，使婚姻方式涵括深層道德內核，從而與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婚姻理想相銜接。因而《西廂》一劇，係以青年男女爲爭取婚姻自由所採行的柔婉而堅毅的行動，挑起一副包含開拓性因素的思想負荷。

《西廂記》與《紅樓夢》本是我國古典文學中的雙璧，今日「紅學」的研究已蔚爲風氣，期望「西學」的研究也能逐步展開，不致遠落於日、韓、歐、美及大陸學者之後，這難道不是《西廂》的大好訊息嗎？「如斯爲盛」、「跂予望之矣」！

第二節　研究《西廂記》的方法

我國自古即崇尚經學而鄙視說部，所以讀書人主要在於揑經明道；然而《西廂記》卻爲元代的劇作家宮天挺所激賞，而與麟經等同視之，在其雜劇《死生交范張鷄黍》第一折裏，他就透過劇中人物王仲略說：「小生不曾讀《春秋》，敢是《西廂記》？」又明人單宇《菊坡叢語》也說：「《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明人王彥貞用一百支〔小桃紅〕曲子詠《西廂記》故事，稱爲〈摘翠百詠小《春秋》〉；「小《春秋》」，就指《西廂》。在李開先的《詞謔》中，甚至還載錄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貢士過關，把關指揮止之曰：「據汝舉止，不似讀書人。」因問治何經，答以《春秋》；復問《春秋》首句，答以「春王正月」。指揮罵曰：「《春秋》首句乃『遊藝中原』，尚然不知，果是詐訛要冒渡關津者。」責十下而遣之。貢士泣訴於巡撫臺下，追攝指揮數之曰：「奈何輕辱貢士？」令軍牢拖泛責打。指揮不肯輸伏，團轉求免。巡撫笑曰：「腳跟無線如蓬轉。」又仰首聲冤，巡撫又笑曰：「望眼連天。」知不可免，因問責數？曰：「『先受了雪窗螢火二十年』，須痛責二十。」責已，指揮出而謝天謝地曰：「幸哉！幸哉！若是『雲路鵬程九萬里』，性命合休矣！」

從朝廷命臣到把關指揮，都能熟誦《西廂記》，甚至把關指揮還誤以爲是《春秋》經，這能說不算「奇哉怪也」嗎？難怪連標榜色空爲主旨的佛門淨地，也庋藏有《西廂記》；甚至有些寺廟還「四壁俱畫《西廂》」圖，以便鍛煉到「見色不亂」、「無所住心」呢？明代有位名叫丘濬的學者見了不禁驚問：「空門安得有此？」答曰：「老僧於此悟禪。」（註六）《西廂》竟然可以供老僧來悟解色空諸法，實在妙極！因而曾對金人瑞進行過一番批駁的潘廷章說：「《西廂》，何意？意在西來也。以佛殿始，以旅夢終，於空生而即於空滅，全爲西來示意也。……其俱繫之普救者，憫彼一切世間魔女魔民，無明勞作，欲海茫茫，愛河浮溢，莫能超脫，特爲現緣覺聲，聞身說法，而使皆得度，故以普救爲義。」「夫《西廂》始於佛空，終於夢覺，……使夢者皆覺之不復夢，咸登大覺焉，此固西來之本意，而命《西廂》者所記始也。」（註七）將一部《西廂記》扭曲爲禪宗達摩祖師自天竺西來，度脫眾生去掉一切愛憎情欲的本意，涵攝其中。他又說：「讀《西廂》當別具心眼，非尋章摘句可求也，非舞文弄筆可學也。當於坐雪窮源處得之，當於鏡花水月中遇之。樸直人讀不得，雕巧人尤讀不

得；優俳家讀不得，稗乘家尤讀不得；跳浪子讀不得，冬烘先生尤讀不得。須騷賦名家讀，須良史才讀，須伶俐聰明人讀，須眞正風流才子讀，須蓋世英雄讀，須理學純儒讀，須大善智識讀。」（註八）將《西廂》說得如此神乎其神，恐怕是別有用心的。

在此經學沒落，俗文學蔚起的學術天地、以及現代情色氾濫的社會裏，我們再也不必視《西廂記》爲邪曲淫書了，當然更不必像元、明兩代的某些學者，故意的奉《西廂》爲「經」；或如明、清兩代的部分人士，把《西廂》說得那麼的「玄」，令人莫測高深。我們必須還給《西廂記》以本來面目——一宗戲曲的藝術，因而一代文學批評家金人瑞在其〈讀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法〉中所說的：「《西廂記》斷斷不是淫書，斷斷是妙文……文者見之謂之文，淫者見之謂之淫耳。」强調《西廂》中所演者，便是〈國風〉所寫之事，遂提出「事爲文料說」，將文學之美與現實的道德批判分開；認爲好色與淫穢、藝術與猥褻是有差別的。所以又從作家和讀者兩方面來解說：「蓋事則家家中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中之事，寫吾人手下之文者；意在於文，意不在於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穢；意在於文，故吾眞曾不見其鄙穢。」（註九）主張作家著意的是在觀察外界素材之後，如何透過文字的魔力將其美感經驗呈現給讀者，至於素材本身已非重要等等論點，值得我們重新再作檢討。蓋無論任何一門學問，其研究的方法勢必有所講求，方能衍生出色，推陳出新……

本書名曰：「《西廂記》的戲曲藝術」，係以全劇考證及藝事成就爲主—除了首末兩章爲緒論、結論外，大致第貳至肆章屬考證部分，第伍至捌章屬藝事成就部分；不過相互間仍有所關聯，一切要以探論戲曲藝術爲依歸。因此，所採的研究方法系統，是基於下述的觀念而建立的：

文學研究的方法雖多，然而大致可以歸爲兩類，一是文學作品的外緣研究(extrinsic study)，一是文學作品的內在研究(intrinsic study)。外緣研究係集中注意力於作品外在關係的探討上，如歷史批評法(The Historical Criticism)、社會文化批評法(The Sociocultural Criticism)、心理批評法(The Psychological Criticism)等所研究的範疇爲代表。作品的形式、內涵與技巧，可以形構主義批評法(The Formalist Cricism)爲代表。雖然內外的研究各異，但二者並不互相排斥，而且還可建立於同一研究方法的系統上。基於此種觀念，本論文對於《西廂記》的研究，遂分爲三方面：

一是外緣研究—這一方面以《西廂記》作者的考證及版本彙考爲主，在考出作者之後，並將王實甫的生平與時代、思想與劇作，逐一論述。藉以了解《西廂記》雜劇寫鶯鶯與張生的感情發展，其所以不同於諸宮調的原因，或許跟作者本身思想性格有關，而蒙元社會環境的特殊現象、價值觀念的轉變等，也是重要的因素。（註一〇）

二是內在研究—這一方面以論述《西廂記》的藝事成就爲主，分「意匠經營之工」、「人物展現之妙」、「聲辭靈動之美」三層次以作研究。「意匠經營之工」一章，係從《西廂記》的戲劇衝突及藝術結構二者深入詳析；「人物展現之妙」一章，則在分析鶯鶯、張生、紅娘、老夫人等劇中主要人物及其他人物的形象，並依日人田中謙二氏之見，將主要人物性格關係列圖加以說明；「聲辭靈動之美」一章，乃在詮釋《西廂記》的曲辭、賓白、音律等藝術特色。經過這三個層次的綜合研析，不難

發現《西廂記》藝術手法的精妙圓熟，王實甫眞不愧是一位天才劇作家啊！

三是外緣與內在的綜合研究—這一方面先分「《西廂記》的故事沿革暨主題背景」、「《西廂記》對於藝術層面的影響」二章來作研究。「《西廂記》的故事沿革暨主題背景」一章，除了由故事本身作縱向的分析外，而且兼及故事的外緣環境、文體與故事的橫向關係，以期掌握《西廂》故事演變的情形及演變的原因。當然，有關於故事的主題與背景，也須一併敘及。「《西廂記》對於藝術層面的影響」（實作：層面影響之廣），則從有關於「劇本」、「圖刻」、「搬演」三部分，以論證《西廂記》影響的廣大及深遠，其在中國戲曲文學史上居集大成的地位，誠屬實至名歸。最後，提出結論：試就董、王兩《西廂記》之較，《西廂記》與《琵琶記》之較，以及《西廂》與《牡丹亭》、《南柯記》、《金瓶梅》、《紅樓夢》等關係的探討，再綜合外緣與內在研究的成果，並從歷來《西廂》屢招禁毀、誣蔑和扭曲，卻反而更加受到人們普遍喜愛的事實，以論定《西廂記》的偉大成就與歷史地位。

另外，還得說明的是：本書所引《西廂記》雜劇的曲辭與科白，一般均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所景印的明弘治十一年金臺岳家重刊本《奇妙全相註釋西廂記》爲主，間亦參酌華正書局所影印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吳曉鈴氏校注本，以及金楓出版社所重排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刊行的王季思氏校注本；但在劇本格式和個別標點符號上，則略有變動。此乃事關全書的體例，不得不然。

【附註】

註　一　見明凌濛初《譚曲雜札》。又：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亦云：「《西廂》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沈德符《顧曲雜言》也說：「《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

註　二　案：清顏元《存人編》卷一：「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眞情至性』也。」

註　三　見《文昌帝君論禁淫書天律證注》〈編西廂嚼舌之報〉條。

註　四　分見《文學大綱》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註　五　見《文藝論集》〈西廂記藝術上的批判與其作者的性格〉。

註　六　此事並見明馮夢龍所編《古今譚概》，以及清焦循《劇說》所引《談芬》。

註　七　見《西來意》〈西廂說意〉。

註　八　見《西來意》〈讀西廂須其人〉。

註　九　見《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卷七：〔酬簡〕金氏批語。

註一〇　案：元代罷科考造成文士的沮喪情緒，也不免反映於「風欠酸丁」的張生思想性格中。至於紅娘義勇俠氣的誇張强化，則或恐與法聰性格的融入有關；但從側面來看，或許在蒙元的壓制下，紅娘的崛起是具有重大意義的。